

做模范，把地自动让给农民，这才算名符其实的革命家庭。我想母亲及哥嫂必定早都做到。我记得在山东时，母亲及哥嫂都说过，我家都参加革命了，要地是没用处的。这是对的！

.....

母亲年迈，是否健在，时刻不忘，务请哥哥据实详告，如仍健在，请多予侍奉，以期胜利后还能团圆，至盼！

至各子侄辈，仍希统统推动他们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或学习，才不致落到时代后边，甚至做对人民不利的事情。此事请哥哥多负责领导他们。

祝

阖家平安

毅仲敬上

九月八日

朱瑞（1904—1948）：江苏省宿迁县人。一九二四年考入广州大学读书。一九二六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后入炮校学习，一九二八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回国，历任中央军委作战参谋、中共长江局军委秘书长、红十五军政委、五军团政委、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六年末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山东八路军一纵队政委、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一九四三年秋赴延安，后入中央党校学习。一九四五年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八月任延安炮校代理校长。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校校长。一九四八年秋，率炮兵纵队参加辽沈战役。十月一日，我军攻克义县后，朱瑞同志在查看炮兵攻打突破口的威力时，不幸误踏地雷牺牲，时年四十四岁。



（温野）

[注释]

- ① 此信写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朱瑞将军赴辽沈战役前线的前夕。  
② 彩琴：即朱瑞同志的爱人，现在北京工作。

田欣·寄：

我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從延安到東北來。  
同年十二月彩琴帶淮北也來到東北。在東北  
兩年多了，我們身體都好。彩琴生一女兒  
名字叫東北，很像淮北，快能走了，滿健康  
彩琴原先身體不好，在東北以保養的辦法，現  
在很壯很胖，請勿念。  
我在延安就做炮兵工作了，向我在蘇聯學  
炮兵，我很喜歡這工作。以東北炮，人民  
炮兵大大放度，我很高興的做着，身體比過

朱瑞烈士书信手迹

---

## 江竹筠

---

### 给亲友的信

竹安弟：

我下来已经快一月了，职业无着，生活也就不安定，乡下总是闹匪，又不敢去，真闷得难受，何法？由于心情不好，总提不起笔，本来老早就想给你信了。

你现在还好吧，我愿你健康。

四哥，对他不能有任何的幻想了，在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的确已经死了，而且很惨，“他该会活着吧！”这个唯一的希望也给我毁了，还有甚么想的呢？他是完了，“绝望”了，这惨痛的袭击你们是不会领略得到的，家里死过很多人，甚至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

可是，竹安弟，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的活着，当然人总是人，总不能不为这惨痛的死亡而伤心，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地）在我的心里。

现在我非常忧心云儿，他将是我唯一的孩子，而且已（以）后也不会再有，我想念他，但是我不能把他带在我身边，现在在生活上我不能照顾他，连我自己我都不能照顾，你最近去看过他吧，他还好吧，我希望他健康，要祈祷有灵的话，我真想为他的健康祈祷了，最后我希望你常常告诉我云儿的消息，来信可交：万县广层桥地方法院廖荣震推士转我（江竹）即可。他是我大学同学，感情上还算是一位好朋友，信没有问题他是会给我转来，或者去拿的，东西可不能寄到他这儿来，待以后我有一定的地址后再寄来。

你愿照顾云儿的话，我很感激，我想你会常去看他的，我不希望他要吃好穿好，养成一个骄少年，我只希望你们能照顾他的病痛，最好是不要有病痛，若有就得尽一切力量给他治疗，重庆的医疗是方便的，这就是我不带他到乡下去的原因。

我真想去乡下看看么姐，也可以混混这无聊的日子，但是又那里那〔么〕容易，不过，要下周仍不安定的话，我就一定到么姐那儿玩几天去，我想该不会有甚么问题吧，不过也不一定去得成，只不过我在这儿想吧了，就此握别愿

你好

竹 姐

三、十九、



江竹筠（1920—1949）：原名江竹君，四川省自贡市人。因家境贫困，幼年当过童工，住过孤儿院。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迅速成长，于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开始搞学生运动。这时，重

庆地下党派江竹筠同志的爱人彭咏梧同志带一批人去川东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竹筠同志担任这一斗争的联络工作，经常护送文件、药物下乡。一九四八年，彭咏梧同志在战斗中牺牲，她毅然留在丈夫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并任下川东地委委员。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在万县被捕，当即押送“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九岁。

(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

竹筠手迹：

下来也经快一月了。职业虽苦，生活也还不苦。乡下的生活闹匪又不致去，真向乡间多。由于心情不好，总提不起笔来。老早就给你放了。

这次在逃好吧。在狱中健康。

四哥，对他不能有信任的幻想。在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已死透了。而且很惨。他这一生看吧。这个唯一的希望已给打破了。还有甚在忍的呢。他之完了。绝了。这塔痛的。我画画的。不舍的。时时的。家。死过。很多人。喜。出。家。就。会。的。也。就。不。去。都。没。有。个。天。这。样。叫。人。室。息。以。透。不。过。气。来。

江竹筠烈士书信手迹

---

## 李 卡

---

### 给妻子的遗书（一）

云姊：<sup>①</sup>

你给超群兄的信我看过，很久我便给你写信，可是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我怕连累到你。为了使你知道我的消息，我曾不断地搭信到堂兄处。相信你也知道，我现在是很好，早半月曾病了一场，是五、六年来所仅见，却又不至于死，经济上更感困难吧。

我和另外两个人一齐到此，前几天少了一个，这样便引起风声很不好，传说十分可怕。但如此的传说仍然不会使我不安，而使我不安的是悲悼一位战友，所以这几天来我是郁郁不乐。而依据传说及我个人问题，大约我的生命将不久在〔人〕世。

我是平常的人，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确是一个很平常的人，而我的被捕及死都是意料中的事，是不可怕的，而怕也怕不来。是的，我仍然存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性，我希望能自己克服。

既然我是一个平常的人，我不能象（像）英雄们那样写下动人的遗书，而我亦无写遗书的必要，但是为了你，为了难忘你，